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笏山記 第二十一回 大智力降五娘子 少青齊納兩佳人

各娘子遵令，各點部下女兵齊集教場。時，大智改名雪燕，雖易女妝，而發猶未蓄，只用青帕裹著假髻，戴個交龍銀抹額，騎耿純，與足足並馬出教場。已見諸娘子皆纓盔雉尾，繡甲戰裙在演武廳前坐地。遙見銀花馬上，坐著透繡金鱗軟甲翠冠翹雉的，眾指曰：「嬌鸞娘子來也。」嬌鸞至演武廳下了馬，正與眾娘子廝見。坐未暖，又聞簫鼓喧闐，一隊隊的繡旗羽葆從西而來。猛聽得連珠炮，眾娘子皆整頓弓矢，手提軍器，下階兩旁肅立。輿鈴響處，鳳冠鸞佩霞帔錦袍，正是玉連錢夫人，坐著彩輿而來。香爐導引至演武廳前，下了輿，一簇繡衣侍女，擁上帳來。諸娘子參拜畢，嬌鸞領了五色令旗，領著十餘個女軍，登將台鼓吹一通，把繡旗一招，一隊馬軍分兩行雁行兒立著。一聲炮播一回鼓，將台上紅旗招颺，步兵分隊品字兒立著。靜肅肅，人馬無聲。回望演武廳前，見龍旌影下，左邊雪燕，橫著雙稜白纓槍，繡襖鱗裙，騎耿純而出。右邊香香，騎怒馬揮大斧而出。這斧原是秋娥的叔父紹鐵牛之物。秋娥載屍歸葬時拾得此斧，遂贈香香，並授以斧法，故香香能用斧。雪燕在耿純上斂衽，曰：「香娘子恕得罪。」香香並不答話，揮斧橫戳過來。戳了幾戳，皆戳個空。雪燕左右招架，絕不回槍，圈子裡盤旋了一會，忽見香香雙足如枷轉倒撞下馬，那馬早被雪燕的槍挑起血漉漉地擲出圈外，足足扶香香去了。雪燕正橫槍耿純上，雙手整頭上那假髻，忽一巨耙從腦後築來，耳朵裡早聆著風聲，夾耿純從右閃過。那耙築得勢猛，築不著幾乎連自己拖下馬來。雪燕知是鐵鐵不忍加害，把槍向上一擗，鐵鐵拿耙擋時，這槍桿早點著鐵鐵左腿。鐵鐵忍著疼跳出圈外去，贊曰：「好槍好槍！」銀銀叱曰：「你那耙這等不濟，辱沒煞人。」一面說，一面揮鋤向耿純頭上一鋤，那耿純性乖閃了鋤，將銀銀的坐馬後臀齒了一下，人與人並。雪燕遂扯著銀銀的烏犀甲，抱過馬來，那鋤遂失手墮地。雪燕曰：「銀娘子得罪了。」銀銀終是力大，乘著雪燕言語，翻抱雪燕的腰扯下耿純。雪燕亦丟了槍，一對兒在草地上廝打。銀銀使個千字勢，一拳正中雪燕的心窩。誰知雪燕退得疾，退幾步翻撲在地。銀銀趕上時，不提防雪燕的腳，正打在銀銀的胸際，跌了丈餘，爬不起來。這叫做臥虎欺狼勢。足足又扶著去了。雪燕支槍欲上耿純，秋娥的馬來得疾，雪燕只得敲著槍伏地下。秋娥將鐵棒向下一掃，雪燕已躲過左邊，向左掃時，又躲過右邊，趁勢拿那馬的後蹄一撞，撞跌了秋娥，那槍向秋娥鬢邊虛擗過去，正擗時又聽得有人叫曰：「炭團娘子來了。」那炭團先自下馬舞雙鋼打來。雪燕揮槍撥那鋼時，秋娥爬起提鐵棒，使個烏龍蓋頂勢。人只見雪燕跌坐在地，槍桿從頂上架棒，而不知左足已絆著炭團。炭團腳步一鬆，仰顛馬下，險些為馬足所踐，亦負痛逃去。秋娥遂拜倒在地，磕頭曰：「敬服，敬服！」雪燕亦跪著還禮。足足拍著掌大笑曰：「我的雪燕賢妹，這回做個娘子不辱沒了。」遂拉著秋娥、雪燕同上演武廳去。眾軍看的無不咋舌。私議曰：「那幾位娘子力大如山，卻弄不倒這個綠面的，真是怪事。」嬌鸞在將台上看在眼裡，不禁歎息了一回。下將台至演武廳，見足足在那裡喧鬧，嬌鸞問故，足足曰：「言過的渠們鬥不過雪燕，便降做女兵。今夫人護著短不肯降他，故此喧嚷。」嬌鸞笑曰：「不降他也罷，儂看諸娘子皆天生神力，但無至人點撥，有力也沒使，何不拜這新娘子為師，各人做個徒弟，准折了女兵。」眾娘子聞言，齊繞著雪燕撲地的亂拜。連錢大喜，下令收軍鳴金放炮，升輿回府。